

李屏賓的「花樣年華」

第三十七屆金馬獎最佳攝影師—李屏賓

作品：花樣年華

採訪/撰稿 趙美倫 2001/9

我不是班科生，只是從小喜歡電影，也沒想過入這一行，1976年中影辦了一個招考從業人員訓練班，一千多人只錄取二、三十名，難考的程度勝過大學，當然，中影從素質上考量是無可厚非的，我知道這個訊息後就抱著好玩的性質去考，考上後便可按興趣分科組，有導演、攝影、剪接、製片組幾個科組可選，選導演組的人最多，選技術部門的人較少。

從小我對影像很著迷，覺得它最神奇，因此便選了攝影，課程安排是先上共同科目，再按科別跟片，在片場實習三個月，當時是中影的黃金時期，也是國片的巔峰，大小電影公司特多，許多片子開拍，記得在我實習時，中影正在拍「笕橋英烈傳」，我一開始就是跟這部片，為的是去了解一些實際操作，「笕」片導演是張曾澤，攝影是拍過「梅花」、「苦戀」的老牌攝影師林鴻鐘(退休前是中影製片廠的廠長)，因此林鴻鐘成了我的指導老師。我從參加「笕」片特技部分開始，因為「笕」片是空戰片，有許多空戰鏡頭需要作畫面特效，片中用的模型飛機是由日本技術支援的，包括輕盈易控制的飛機模型都來自日本，因此日方亦派了一組工作人員前來協助操作，而我在片場跟片的大部分時間都和這些模型飛機相處，偶爾幫忙塗鋼絲、推軌……，一些看似與攝影不相干但卻是基礎的實務都參與，藉此充實一些電影工作概念，就這樣慢慢的接觸了實際拍攝工作，在整個實習完成後，我們這組中影只留了兩個人試用，一個是我，另一位現已離開了這行了，在試用期間我做的是類似練習生的工作，直到第二年才有點概念，算是入了行，四年後納入正式編制。

早期參與工作較有印象的是「皇天后土」，這部戲的攝影是林贊助，我是他的第一助理，在接觸攝影實際操作後，我逐漸了解光影的關係，掌握了拍攝的技巧，懂得拿捏影像處理的分寸，也自此進入了迷人的電影世界。

前後在中影待了11年，這期間，香港那邊透過我在中影的一些作品知道有我這麼一個人，1998年香港那邊便找我拍「江湖接班人」，這部戲先在台灣拍，再去香港收尾，之後我又接了香港藝能的「颯城」，就這樣我開始台港兩地跑。香港是一個有制度和講效率的地方，戲的進度掌控得不錯，待遇也不差，電影工作的框架也成熟。

鏡頭的運用、拍攝沒有標準可言，很難處理的畫面，經常在靈光一閃、突破觀念中使整個架構更為清晰、完整、流暢，這是意念的問題，剎那間的掌握、神來一筆，通常會為戲加分，大膽馳騁在無垠思維中，冒險患難，敢嘗試就有成功的機會。

通常在開拍前我會先看劇本、了解背景，在大腦中醞釀拍攝的手法及光影的運作，即使題材、背景不熟悉，也要全心去感受，甚至超脫熟悉的鏡頭運用，大膽的構思，作不同的嘗試。

影像能呈現原始的內心世界，鏡頭也會說話，人的心境、事物的情境是沒有範疇的，因

此不能侷限在世俗的是非裡，視界要寬，當然我指的並不是標新立異，而是掙脫刻板印象的束縛。

在「花樣年華」中，導演王家衛要求畫面必須呈現絲質般的光華，類似一種油油的華麗感，因此我在光影的層次上作了很多嘗試，包括水面折光、皮椅上的倒影都不放過，盡我所能的去變化光影、去玩亮度質感，來符合導演的要求。我了解鏡頭與底片的關係，如何去構圖，什麼東西擺什麼位置可傳達出什麼樣的訊息，這些地方都有我們發揮的餘地，至於燈光多寡、怎麼打光，這當然會影響作品好壞，但我比較重視氣氛，其次才是光的質感，只要確立打光的方式，就不太計較燈的多寡，因為大小燈打不同效果，燈太多反而會耗上太多打燈的時間，適度就夠了，而且燈太多，打光的人、運燈的車就會多，間接增加許多無謂的開銷，形成一種沒有必要的浪費。

關於得獎的感受，我想我是以平常心看待入圍，得獎當然是開心的，至於公平與否，我想每一個影展都有它的遊戲規則，這不是我們能控制的，我只關心自己是不是把事情做好，很少去擔心公平與否的事！